

鐵路戰工

期九十八第

刊一月半

時論

大連會議之謎

余策人

此次中日大連會議，關防甚嚴，個中祕密，外間不易探悉，就報紙揭載，似為解決戰區問題，例如，近日長城沿線偽警之撤退，長城各口關卡之漸次設立，皆足為會議之成績。果爾大連會議之主題僅僅如此，則此會議之性質，實為平常，因為撤除偽警，恢復戰區的正常秩序，不過為履行塘沽協定而已，似不足予一般人之過分重視。

查塘沽協定，完全為軍事的規約，現在雙方既然履行規約，戰區已亦恢復秩序，則塘沽協定實際已不存在，但此次大連會議，中國代表何以不明白提出，廢除此項條文，殊令人不解！說者謂，以日人之狡詐，決不能無條件，廢除此項協定，其對抗條件決有二端：

- (一)以廢除塘沽協定，換取政治利益，即廢除塘沽協定，須劃定偽滿國界，分疆而治，予偽滿洲國以事實上之承認。
- (二)以廢除塘沽協定，換取經濟上之利益，其入手方法，略如報紙所載：

第八十九期 目

大連會議之謎

常識叢談

唐山市工業狀況

冰

脫軌

鐵路勞工問題研究

被祖國忘掉的人

捉臭蟲

馬路的一角

河北民歌

職工教育消息

日十三月七年三十二國民中

中華人民政務委員會特許核准發行之報紙

南京圖書館藏

「日方自通車實行後，即準備促成以中日「滿」打成一片之遠東經濟合作。其立案之骨子如下：一，網羅中日財界代表組織調查會，調查華北足資開發之富源。二，使東亞，興業，實業，中華，匯業等銀行，及東拓日本特種銀行團，並一切對華投資之各團體，統一活動。三，整理舊債收回之現金，以之充新規事業之設置。四，開發新經濟場合，以獲得利權方法，投資於事業方面。」

日本之對滿洲，現已入於咀嚼消化時期，其對中國已達不戰而勝之階段，所以上兩條，不但日本有提出可能，而且必須威迫利誘，勢在必行。現在的問題，不在對方的陰謀惡圖，而在我方之應付方策，苟其事有可為，不妨提出對策，與之相抗，否則亦應含垢忍辱，決定吃虧可至如何限度，凡此問題，理應公開於人，俾獲國民之贊助，慎勿悶在葫蘆中，使大家猜謎無從也。

常識叢談

預防中暑和急救治療

衛

今年的夏天，因為久旱不雨，室內溫度終日超過一百

度，因之中暑的人層見疊出，竟有「熱斃」的，報紙上天天都有這一類的記載。究竟為什麼中暑？中暑是怎樣一種道理？我想各位一定都是曉得的，當天氣最熱的時候，人人感覺不舒服，這是什麼緣故呢？簡單的說，就是因為氣壓太低，濕度太濃，或是空氣不流通的結果。倘若在這樣環境當中的人，再加以烈日的曝曬，就不免要有中暑的危險，尤其是工廠設備不良的工人，和不長在日光下工作的人，更容易中暑。

【中暑原因】 當天氣最熱的時候，而在空氣不流通的環境中，工作時間過久，我們人的身體，因體外熱度蒸發作用總要散熱出汗，而熱度因受空氣不流通的影響，空氣內的濕度很濃，又因天氣的熱度比身體的溫度高，所以體內的溫度始終不得散發，因此身體本身生理上便漸漸發生變化，如皮膚上的毛細血管漸漸膨脹而充血，尤其是腦部充血，最易發生中暑的現像。其他也有體內器官（內臟）變壞的，也有血的流動異常，也有血中鹼汁減少的，假設肺部發生變化，馬上就有死亡的危險。

【中暑症狀】 中暑的人，或者驟然發作，也有一定的前驅症狀，如頭痛，疲倦，欠爽，耳聾，暈倒，小便短而

少，口渴，頭和胸劇痛，不安靜，精神興奮等，較顯著的症狀，有的體溫上升很速，皮熱而乾，面與頸或紅或紫，也有的眼的終合膜內陷，瞳孔收縮或擴張，不能感光，脈狀不定，呼吸失勻，也有肌肉弛張，或痙攣等。這些病狀，經過後或終於恢復健康，或昏迷而死，死者通常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今年則特別的高，以六月份南京市死亡調查報告，一個月內男女共死九百四十八人之多，在重症之後，即萬幸不死，他的身體和精神，也有受永久損害的，甚至於癡呆或癲狂。

【急救治療】中暑的道理和症狀，我們已經知道了，其次就是治療和急救，關於中暑的重症，必須要請教醫師的，但一般症狀較輕，及在醫師未到以前，人人應該知道急救術。就是先用誘導療法，以布包裹冰塊，放於頭之前額部，若是沒有冰的時候，用冷水也可以。如患者已經暈厥，可先將患者抬到空氣流通和背陰的地方，可嗅以麝香酒，而使以人工呼吸法。在施術以前，必須將患者的衣褲扣帶全部解脫，先把患者伏地而臥，再將一臂向頭上伸直一臂於方額下，面向側方，把口張開，再用衣服或軟枕墊高胸部，救者然後向着患者的頭部膝地跨立，用雙手平扶

患者的兩傍下胸肋骨，按照時間距離，施行呼吸運動。這種運動，有兩個步驟，第一部動作，救者的身體先向前俯，兩臂伸直，將全身重量壓在病人下胸的背上使肺內空氣受壓而出，出氣時當有呼吸之聲，發自口鼻，這樣動作，約需二秒鐘。第二步動作，救者身體向後回立兩臂鬆起，不要使病人受任何的壓力，而使肋骨向外回張，以吸收新空氣入肺，這樣動作，約需時間一秒半鐘。把這兩項動作來回往復，按準快慢，連續作去，可以把許多垂斃的病人救活起來，只要患者心脈還在跳動，此法不可放棄，有時須連續工作至二十小時後，才得回蘇。倘若患者口中唾液過多，應當隨時擦去，勿使阻礙空氣出入。患者蘇醒，即給以濃茶熱水等口服，然後安置患者在空氣流通的地方去，或治療，或靜養，皆無不可。在這裏，我介紹二種日常應備的藥品，一種是「麝香酒」，一種是「十滴水」，這兩種藥水，家家都應當常備一些，以備不時之需。若遇輕度中暑，用麝香酒塗于口鼻之間，清香無比，同時也可以口服二西西。較重的中暑，可以服到五西西，即可救濟一時的危險。十滴水是衛生署自製的，中暑的人，每隔三十分鐘，口服十滴到十五滴，也可以救濟一時的危險。服過這

種藥水後，應即刻延醫就正當的治療。

【預防方法】

預防中暑，現分兩方面來講，一方面要說到住屋的設備，假設住屋缺乏窗戶，就有不通空氣的毛病。不但住屋如此，就是庭院，也必須寬敞，才合衛生。常見到一遇天氣熱的時候，人人都到門外的大街上躺臥，這就是證明住屋設備不合衛生的一種確實證據。通常住屋的窗戶，要佔全屋面積的四分之一，庭院要佔房屋基地的十分之四，有了合乎衛生條件的住屋設備，才能避免中暑的危險。其次要算是個人方面，當此炎熱的夏天，凡是空氣不流通的場所，最好不要停留，就是人多的地方，也不可走去，因為這都是容易中暑的所在。嘗見到許多人力車夫，雖在烈日下奔走，中暑的人反覺很少，這是因跑動的時候，空氣總是流動着。但是他們在暴日下停留的時候，却很容易中暑。所以講到預防的方法，第一不在暴日下長久的停留，如果必須在暴日下工作的人，最好能在正午時候，要休息停止片刻，早晚的時間，不妨延長，以補救正午的休息時間。就是在暴日下行走的人，必須要戴上帽子，以防日光的直射，這是最簡單預防中暑的方法。

寒暑表 Thermometer 一名檢溫表，一名溫度表。在玻璃管中貯水銀，利用冷縮熱漲原理，視水銀之漲落，而定氣溫之寒暖。在表上分作若干等分，每分為一度，因為所分的不同，所以計氣溫的數量也有分別。

現在平常所用的有三種一攝氏 (CelsiusLameus, 一七四二年發明。) 一華氏 (Fahrenheit, 一七一四年發明) 一列氏 (R. Faamur) 七一三年發明) 摄氏表又稱百度表，以百度為沸點，零度為冰點，所以科學家都喜歡用他。

華氏表又係法倫海表，以二百十二度為沸點，三十二度為冰點，普通人家喜歡用他，近日各地報告，說熱到一百餘度，都根據華氏表，如果是根據攝氏表，那麼，人都要化作灰塵了。

列氏表我國用的不多，他係以八十度沸點，零度為冰點。南京七八月的溫度，大約在攝氏二十七八度之間，今年熱到四十度以上，自然使人叫苦連天了。

唐山市工業狀況（續）

王蔭榕

開灤煤礦

本礦係中外合辦，先是開平（唐山，馬家溝）潔州（林西，趙各莊）兩局分辦，後始合併，故稱開潔煤礦。現共有五礦，一、即唐山，二、在開平北三里馬家溝，三、在古冶東南五里林西，四、在古冶北八里趙各莊，五、在古冶東五里唐家莊，該礦為民國十二年開掘者，該五礦為我國最大的煤礦也，本礦址雖在我國而礦權有外人一半，實為可恥，故甚望早日收回國有礦權。

「地址」在本市中央，距車站東北約二里許，有支路南通車站，北抵小窯約三四里。

「面積」礦場約四頃許，礦外地產約有數百頃。

「礦房及礦井升降機構造」本礦正門向北，面廣東大街，正門東數丈為鐵轉門，門共四扇成立十字形，因洞只容一人，二人不能同時對行，近接轉門東為一穿洞，長約數十丈，通小窯的鐵道即穿過此洞，東面一門為售煤門，南面一門為通鐵道門，西面一門為通開潔學校及運窯柱。礦井有一號二號兩眼，一號井在南面，井架很高大，井口圍以鐵欄，深約數百丈，窺之令人驚駭。井口上為篩煤樓，出煤及工人土下都用升降機（俗名大罐）運載，大罐為方形鐵質，運人者為上下兩層，能容二三十八，運煤者亦二層，

上置小鐵車四個，將煤裝其內，升至篩煤樓，即將小車推出，旁有升降機主動機（俗名輪大罐大搞車），在高台大屋內，即一大軸，軟鋼繩數百丈繩於其上，引繫於井上大罐上，大軸兩旁有二大輪，輪前有大汽缸二，輪及汽缸中間，有聯桿接車之一，用汽力主動大軸旋轉，鋼繩即繫井中大罐升降，二號井在北面，規模較小，井東部為缸磚窯，規模很小。南部為工房及包窯大柜，售煤處，磅房；（係連軌道大磅，連車皮過煤）旁有公事房，內有一部分公司磅，大鍋房；有鍋爐十餘座，高港筒一座，專供全礦汽力，西部有機器廠，打鐵廠，木廠，燈房；（專司下井工人手燈），繪圖房，工人沐浴室，電機廠，西牆內堆有窯柱，約占地一二十畝，北部正門內為總礦師辦公室，銀錢眼房，查工處。

「沿革」清直隸縣督李鴻章，鑒於招商局燃料仰給外國，損失甚鉅乃於光緒四年，派招商局候補道唐廷樞（粵人）監理開始掘煤於唐山的西麓（現小窯舊址），後於光緒十四年，因鑽孔透水，故移於現址掘井置機，建築礦房，逐年開展，乃有今是狀況也。

「資本」三千餘萬元。

「組織」本礦總局設於天津英租界，有總經理一人統轄之，唐礦設總礦師比國人杜克爾，下屬文牘，庶務，材料，會計（銀錢賬房），營業（設於磅房內），運輸，查工處（司工賬工牌），繪圖房，教務處（專司各學校事務）等部，每部各設主任一人，井上每廠設廠長一人，井下設總監一工人。

「採煤方法」井下上下分數層，名幾道行，每行都用木柱支架之，廣約數十里，有小鐵道鐵車，用馬拉之以運煤，千百工人每人腰掛一石電燈，用洋鎬掘挖，初挖下時，煤質塊末混雜，又混有石渣及矸子，用升降機提出至井上篩煤樓，將石渣矸子選出，用小鐵車拉至北牆外。現已堆成如山，名子山，高約數百丈，後再將煤篩分一號塊，家常塊，一號末，二號末，二號末四種。產率年約一百餘萬噸，現鑽井已挖空，周約數十里，以本市西部為最深遠，該處有數村房屋塌陷，早已全村遷移，現尚有大坑數座，當民國八年冬，廣東部老車站場一大坑，窺不見底，北寧路線即橫於坑上，彷彿橋樑，以致唐山開平間停車，經月餘始填滿，後則求不在市區內掘煤。

「價目」一號塊九元餘，家常塊七八元，一號末六元餘

，二號末五元餘。

「銷路」初開礦時，即由唐修鐵路至胥各莊（唐西十八里）又由胥各莊至蘆台掘有運煤河長約百里，由蘆台有河可通至塘沽以出口，後京奉路修成，則不用運煤河，即沿鐵路東至秦皇島出口，西至塘沽出口，再西至津平，後於民國十二年又由唐山至秦皇島展築雙路，並在古冶（唐山東五十里）設火車房，置機車十二輛，四十噸煤車數百輛，專為運煤而設，唐礦每月可銷六七萬噸。

「工人數月」井上下共約四千餘人。

「工作時間」井上每日十小時，井下分三班，每班八小時。

「員工住房」本礦在鐵菩薩山路兩旁（近接礦西北）築有洋房數十所，為總礦師及高級員司所住，又在礦內東南部，矸子山西，王謝莊，小窑北築有小工房共約數千間，收極少的房租，一搬工人爭往居住。

「教育」自民國八年先後成立小學三處，都名開灤小學校，員工子弟免費，一、在本礦西門外，設立十班，學生

四百餘人，二、王謝莊三班，學生一百五六十人，三、小鑛西北里餘，設有四班，學人一百餘人。淑德女校，係與洋灰公司合辦，小學六班，師範兩班，學生共二百餘人，培仁女校，係與天主堂合辦，共分九班，學生三百五六十人。

「貧民教養院」在鐵善薩山路，係本鑛及鐵路工廠洋灰公司三廠於民國十二年合辦者，然院址及房屋係本鑛所建，面積約一頃五六十畝，房屋數百間，所收容的貧民，都是三廠員工的親族疎，瞎，聾，殘疾不能自立生活者，及無家可歸者，均可入該院，其老病殘廢者，專供養之，其幼而壯者，則令其讀書（附設有小學一所），作工，內設織毯，造膜，製衣鞋，縫皮套，油畫，鐵工等工廠，本院每月亦可得若干的收入，每年收容貧民約數百人，學技術出院者年約數十人。

「中華醫院」在本礦北門外，成立與本新礦同年，先名開灤醫院，民十四改今名，經費除洋灰窯每年給一千二百元外，餘均本礦擔負，設正院長一人，副院長一人（英人）有中國大夫六人，外國大夫二人，看護十餘人，治療不限本礦一處，如洋灰公司，礮廠，紡紗廠等廠的員工及本市民衆

，他處人士都可前往診病，不取一文，全年施出藥費約二三萬元，該院雖係本礦所設，然與地方公共醫院無何分別。

「工會」名開灤礦工會在南門外鐵路棚門南，辦理很好。

「娛樂」有員工俱樂部在本礦西北角，規模很善。

「保衛」有開灤礦區保安隊，設總隊部於本市廣東大街，公安總局的西隔壁，下屬五署，每礦各設一署，本礦分署即設於總隊部內，每署設署長一人，巡官二人，警察百人，專保護礦廠及礦區治安。

啓新洋灰有限公司

地址：在唐山市北部，唐山的南麓，有鐵道由東門通至車站約四里餘。

面積：約十二頃五十畝（包括礦廠）

資本：總額為一千二百萬元，係集股商辦。

沿革：前清光緒十八九年間，有一英人分赤，對於唐山所產洋灰原料既已化驗成功，遂有設立工廠的動機。迨至光緒廿四年經礦務大臣張燕謀與稅司德人德翠林，再提倡，遂華洋合資購置機器，建築灰窯，製造洋灰，此為開始

立廠。至光緒二十八年復經前財政總長周學熙接辦收爲華商，並在農商部立案稱爲有限公司。清宣統元年經股東特別會議決，續招股本購置新式窖筒及機器，建築大規模廠房於老廠礦廠立東名爲甲廠，專製造洋灰及洋灰研子土的磚瓦和帶之缸磚瓦管器皿等件。是年又在甲廠北建設乙廠，是時營業發達，銷路廣擴。後於民國十年又經股東特別會議決，招新股至一千二百萬元，擴充產額，加添新機又有丙丁二廠的設立，民十一繼又建啓新機器廠，專製各式機器銷售於各處，及修製本廠機件又有電機房，供全市的電流，前後經幾許之經營多次之改革，至今洵可稱爲華北的惟一大工廠。

組織：總事務所（總公司）設於天津法界海大道；下屬總核文書，會計，出納，庶務，採買，營業，運輸八科設於總事務所內，有總經理一人統轄之，工廠設於唐山，四處批發所；東部遼寧，南部上海，西部漢口，北部北平。工廠設經理及工廠管理員二人統轄全廠；下屬總公事房，（又分文書，會計，運輸，出納，稽核，收發，查工七課），洋灰製造廠甲乙丙丁四廠，化學房，電務處，工程處，洋灰棧，花磚廠，缸磚廠，石坑，啓新機器廠，（又分機

工，製圖，翻砂，木樣，鍛工，鋼工六部）。

「製洋灰概況」：原料以石，（產於木山），石膏，（購自外洋）二種爲大宗。鑿石之法，當民十五始開鑿唐山之峯，離廠北門約二里，中間鑿通磁道約里半，鋪以小鐵道，有小機車兩輛，每列掛土石車二十餘輛，運送石塊其行甚速。山峯下有發電機一座，將線引通山峯護以鐵管，其端接以電鑽，用人握之將石鑽數深孔，再滿灌炸藥，繼用火燃着，立即轟然巨聲，石即四飛破裂，繼則裝車入廠，先入軋石處，在廠北門內即將大塊軋成小塊，再入烤石處，在廠西部即將小石烤乾，後再和石膏同入窖燒之，窖有四，都在廠之東部其構造即用大圓鐵筒經約丈餘長約數丈，將石及石膏灌入，用煤燒之，大筒慢慢旋轉，成熟後成灰色小塊形似煤焦，再用機運至磨灰處，近臨灰窖，磨成細面即成洋灰。後再用機器將灰面運至洋灰棧，在廠東門內北側，有四座洋灰築之大圓筒，經約二丈高的數十丈包，再裝火車外運。化學房：在廠內西北部專司化驗洋灰及缸磚等原料。

電務處：有發電機數座，規模很大，供本廠及全市的電流

。工程處：在化學房北專築修本廠工程。花磚廠：在廠西門外新老廠之間，專製覽地牆的花磚。缸磚廠：在花磚廠旁，專製缸磚瓦缸磚等。啓新機器廠：在廠東門外面積約一頃許，廠房壯麗，造物堅美。

「工人數目」：全廠約四千餘人。

「工作時間」：員司六時・工人十時。

「工資」：工人每人每日平均約五角。獎金：按營業盛衰而定多寡，多時可開兩三月。「生產量」：甲廠日夜產灰六百七十餘桶，乙廠一千一百餘桶，丙廠一千三百五十餘桶，丁廠一千六百餘桶，月產約十四萬桶，年產約一百六十萬桶，每桶重四百磅，每包二百磅。

「銷售狀況及價目」：商標爲馬牌，品質極佳，堅固耐久，爲中外工程家所贊許，每年銷出約一百餘萬桶，每桶價六元，每包價二元八角。

「工會」：在啓新機器廠斜對過，辦理很好。

「教育」：有員工子弟小學校，在磁廠內，學生二百餘人，不收學費，又有一淑德女校，是與開灤礦局合辦，員工女子可就學，然須交學費半數。

「娛樂」：有員司，工人兩處俱樂部，都在廠內西部內

都有中外書報，科學玩具，乒乓球，藍球，網球，檯球，各種棋，電影，新舊劇，講會等門外有花草樹木亭台之景，全廠員工於工餘齊集一堂，各本所長，盡情娛樂，誠恢復疲勞暢快心神的善舉也。

「醫院」：本公司無醫院，然與礦局商定，員工有病可前往診治不收藥費。

「保衛」：有護廠巡丁數十人，著藍色制服，兼護磁廠。

啓新磁廠

地址：即洋灰公司的老廠舊址，有鐵路穿經開灤礦至車站約四里許。

面積：約一頃餘

沿革：該廠原爲啓新洋灰公司的一部分，民初洋灰公司擴充新廠，故將老廠一切機器傢俱等廢置不用，自民十經洋灰公司經理李希明聘請中外技師改創磁廠，從事製造各樣磁器，電磁，小缸磚等，費三載的經營，終因本地所產原料不佳，貨品未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是以彼時關於營業上大受滯礙，洋灰公司即有停辦磁廠之議，此民十四春的事。而時有德人名昆德者（洋灰公司工廠總工程師），見此事業在吾華北尚可發展，彼欲包辦繼續進行，故於是年

七月一日成立合同包租廠址，磁窖，機器，傢俱等，限期

十年，所有一切產業估價值洋十六萬元，按月一分納租，命名爲啓新磁廠，該德人昆德總經理統轄全廠事務。資本：除租得洋灰公司資產估價十六萬元外，該廠總經理昆德尚備洋十萬元，統計共二十六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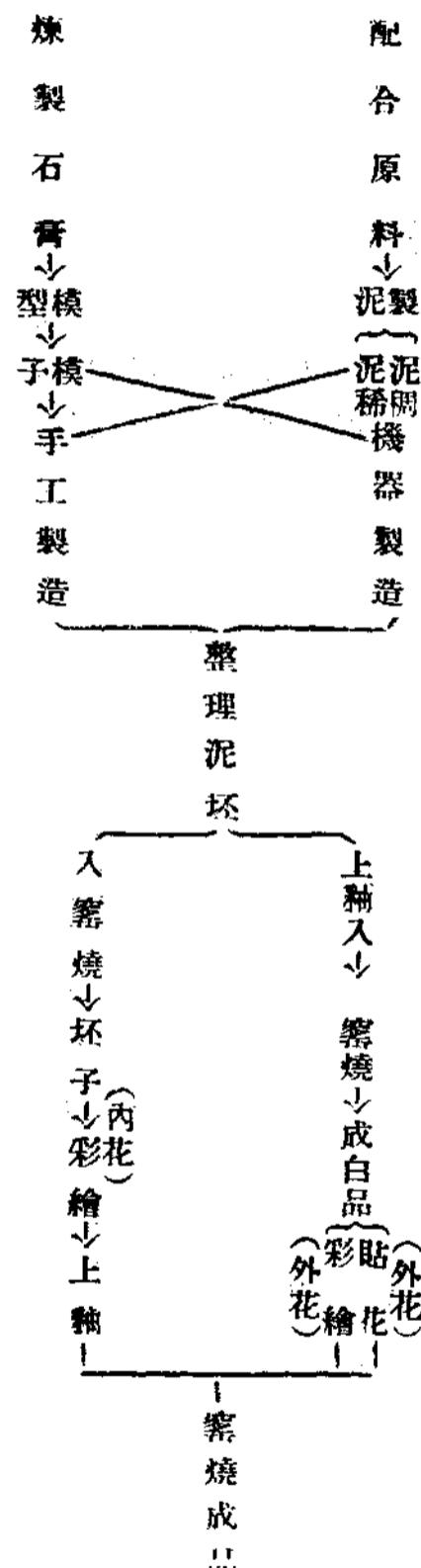
七月一日成立合同包租廠址，磁窖，機器，傢俱等，限期

十年，所有一切產業估價值洋十六萬元，按月一分納租，命名爲啓新磁廠，該德人昆德總經理統轄全廠事務。資本：除租得洋灰公司資產估價十六萬元外，該廠總經理昆德尚備洋十萬元，統計共二十六萬元。

組織：該廠的組織很簡單，總經理下屬五部：即工作，收

發，營業查工，會計是也，此外於北平，天津，上海設分銷處三處，每處設經理一人。廠內有磁窖三座，製磁廠房五大間，總經理辦公室及五部都在廠內南部。

製造方法：列表於後



原料來源：本國占百分之九十五六，惟陶土有購自英德，

化學原料完全購自法國。

磁器種類：分電磁，衛生器皿（便桶，洗面盆等），嫁粧（

大小瓶罐，茶壺碗，臘盒，粉盒等），餐具（大小盃盤，飯碗，羹池等）小缸磚等。

生產量：每月約在三萬元上下，年約四十萬元上下。

銷售狀況：北方各大埠銷路很多，南方上海亦不少，每年

出品盡能銷罄無存。

工人數目：約四百六十餘人

工作時間：工人每日十時

工資：每人每日平均在五角以上
獎金：按營業的盛衰而定多寡。

工會：在廠內查工處。

醫院：亦借礦局醫院。

冰

朱見笑

烈日掛在空中，好像張着一把火傘，火傘底下走路的人，誰不是薰蒸得汗流夾背，雖有草帽洋傘的庇護，總是沒有十分抵抗的能力。最受累的要算一般苦力的小販，他們要過自己的生活，不得不提起精神，和那烈日奮鬥。天亮起來，直到天晏，才得回去，肩膀上擗的塊那破毛巾，擠出不堪觸鼻的臭汗，可算他們一天勞動的成績，他們掙的錢。真可算是血汗錢啦！

在這些苦力小販裏面，最勤懇的，要算是十二歲的阿根了。他的家況說起來倒也悽楚可憐，阿根的父親，原也是個安分的商人，不幸在五年前頭，平白地遭了那裏心害理偵探家的誣陷，硬說他是盜匪，阿根的父親，既沒有金錢來運動開脫自己，又沒有半個熱心的親友，肯出來仗義伸雪，不上七天，偵探家到手五百塊錢，就苦了阿根的父親，自被他換去一條不值錢的窮性命了！

那時阿根只是七歲的孩子，他和他的父親是親熱慣的，一旦不見了他父親的蹤影，不免哭問他的母親，他母親含淚將他父親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阿根聽到悲慘的地方

，伸出兩個小拳頭，大罵一般人盡是冷血動物不止。阿根的父親本是靠人掙錢的一個窮人，這回遭了意外的殺身大禍，死的這樣冤屈，且不必說。但他剩下那個可憐的婦婦和那無知的孩子，頓時就斷了他倆的生計，這又靠誰去過活呢？幸而阿根的母親，從小學得一手好活計，這時沒法，只好靠十指的勞動，換得他母子倆一口飯吃。只是阿根的母親，每日除做活計外，無論淘米燒飯洗衣看家，一切大小的事情，都是她一人兼管，還有阿根每提起他父親的時候，他母親總不免又要觸動心事，暗自流淚，每天如此，好像是她日常的功課，連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的眼淚，怎會那樣的多？阿根的母親，後來索性早也哭晚也哭，終至把一雙眼睛哭壞。起初還不過紅腫，有些模糊，瞧不清楚，那活計上不免受了影響，她因此心上一急，不多幾時，一雙眼睛竟一些也瞧不見了。唉！一副養活口的千斤重擔，這時便不得不權且擋到十二歲小孩子的肩上了。

阿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況且他又是個沒有成人的童子，說是叫他拖東洋車吧，他却沒有這副精力。說是叫他做三隻手吧，他却沒有這個賊膽。唉！你叫他幹什麼生活來奉養他瞎眼的嫡母呢？不消說得，自然只好在苦力勞動

的小版中去找一個位置了。

阿根賣的是夏天最流行的冰，他常想起他的父親，他便說世界的人顧，大半都是冷血的殺他父親的人，當然也是個冷血動物了。他現在特地把這冰賣給別人，打算再來冷冷人家的血，索性把全世界的人，全改變成冷血動物，倒也直截痛快呢！阿根這兩句話，不像個小孩子口氣，他的語意，可算沉痛極了。阿根做這賣買，偏巧今年天氣突破了六十年的暴熱記錄，不用說，當然今年的天氣是利害極了，一般熱中的朋友，大家都爭先購買，阿根的生意非常興盛，無論什麼苦版的小賣買，都抵不上他。他雖是個孩子，在他冷眼裏看來，在這上顧，才瞧透「世態炎涼」這四個字委實可怕呀！

一天，阿根因主顧們很多，於是又添了血本，加倍販了些貨色，由家裏一口氣跑到廠裏，再由廠裏一口氣再跑到市裏，他又用盡氣力，背了個很沉重的蒲包，氣喘喘的幾乎轉不過氣來。他額上的汗，早已像珍珠般的滴下來。有時受了暑熱倒在街心，路人只當沒有看見，誰不是撇着鼻子，皺着眉兒的自管大搖大擺的昂頭而過，便有幾個難得的同行，看在鄰居的分上，先趁阿根昏迷的當兒，早把

他身上賣下來的幾個錢，一古腦兒搜括得淨盡，然後再把他蒲包裏的冰塊，拿出來一塊一塊的放在自己的蒲包裏，於是才送他回去，便算完了他的責任，他自己却又博了慈善大家的一個頭銜，這類人物，已經可說是不可多見的了。最不幸的，就是有時當阿根昏倒在地上的時候，遇着那橫暴不通人性的警察，他躲懶不送阿根到防疫醫院去，反而邀功把阿根帶到警署，說他沿街叫賣有違警章，貨物充公不算，還要罰他一兩天的拘留。可憐阿根的母親，守在家裏，伸着頸子遠老等他兒子回來燒飯吃哩。這類的事情，阿根已經遇着多次，幸而近來的生意還好，每日總得賺上三四百文錢，有時他被捉到官裏，關上一兩天，他母親雖不致十分挨餓，只是她兒子老不回來，他就不免十分操急，他的一顆心，早已像受了刀割！阿根便是回來，她摸着阿根渾身毒打的傷痕，他總忍兒子的命苦，只是阿根總嘆氣着自己的不幸，受飢寒兩字所逼，情願做那極冷極冷「冰」的賣買，難怪世人全是冷血呀！

張後昌真可算是紅鸞星照命，三年前他是這樣的景況，他穿的衣服，總有那東一塊西一塊絕妙的點綴，他穿的鞋子，總是老虎張口的新式樣，他原從受小過教育，在學

堂裏是專功運動而不肯讀書的孩子。後來他爹娘死了，他沒有人管束，他便自甘墮落，流落在上海，作了個落魄漢子。這年恰好遊戲場開跑冰天會，要算張後昌的身子爲最敏捷，免起鶻落，矯若游龍，任是西國的水手，和活潑的童子，再也敵他不過，僥倖的張後昌，果然奪到了冠軍的金牌。那天張後昌的外表雖然驚腳，但他一具小白臉，委家漂亮，那天在跑冰大會裏挑選起來，也足歷到精華了，他靠了面孔的福分，便得了意外的奇遇，便占了個便宜貨的妻子。

他妻子馬女士，是當今的解放大家，篤信自由戀愛四個字的，這次，竟戀愛到窮精了的張後昌身上去了。講到馬女士的家世，他的老子還是當今鼎鼎大名的體育會長呢！馬女士嫁了張後昌，不惜下了一注大本錢，把新房陳列得齊齊整整，一房間的西式木器，配上銅床紗帳，分外鮮明。在熱鬧的路上建起了座公館，公館裏又用了車夫娘姨廚子大姐許多下人，只要一按電鈴，隨聲應到，伺候得十分周全，這時張後昌好不開懷。人家都說張後昌也該多謝他的爺娘，送給他這一個人歡喜的小白臉，占到人家多少便宜呢。

不到幾個月，說也奇怪，馬女士腹部漸大，臨盆的時候，果然六甲生男。後昌心中雖然有些奇怪，但不敢責問這位解放大家的她，只是馬女士自己肚裏明白，指着小孩子的臉和張後昌道：「這孩子生得眉清目秀，臉殼全都是你的化相，我聽見老人們常說，大凡十個月生下的孩子，油東太充足了，長大起來不免有些癡病，我嫁給你六個月，便生了這個孩子，他將來長大起來，也許是個頭角峥嵘的貴人。我就替他起個名字叫福貴罷，你看他將來委實是一個有福的貴人呵！」張後昌聽馬女士說得有理，連連點着頭。這時一羣下人們，都忙得手忙腳亂，一齊進來賀喜，都說少爺和少奶奶少年得子，洪福真無量呢？直到三朝向親友家分派紅蛋，有的人才說，張後昌享這現成的福分，好生幸運，現在又不費半點心力，還有得做現成的老子，張後昌也真會白占人家的便宜呢！

張後昌不忘跑冰場的奇遇，他和這冰字分外有緣，今年夏天，偏就分外怕熱，每天總要買上半蒲包的冰，分派各項用度。什麼汽水呀，冰淇淋呀，綠豆湯呀，酸梅湯呀，百合湯呀，薄荷茶呀，這類解暑的飲料，都要先浸在水裏，然後才再拿來適口。還有一件用冰的特別消耗，便是

張後昌那年的骨格，也和往年不同了。他往年夏天睡的是一張又破又狹的小床架，床架的中部分早給臭蟲肥亂占據成糞了，他睡在上面，倒也安安穩穩一覺睡到天光。今年他享的是紅羅帳晶亮的銅床，旋轉的電風扇——他又比從前格外怕熱，每天必得備大半盆冰擋在床下，好像人家死屍靈床下擺的冰水一般。有些人說這種辦法，在衛生上研究起來，未免十分危險，千萬不可輕易嘗試的。馬女士總向人家笑道：「怕什麼呢？我父親是體育會的會長，我從小練過體操，我一生很有本領，打什麼緊吸？」張後昌用的冰多，却便宜阿根有了這位大主顧，阿根每天總是背着半蒲包的冰，一早便急急送來，從沒有一天間斷的。

有一天，很女士抱博愛主義產生的那個結晶品，正交給一個叫秋菊的丫環撫領着。秋菊也是成年的人了，平素馬女士一舉一動上，她都十分注意，這天居然野心勃勃，效學起來。也隨便和車夫阿三實行自由戀愛的工作，他們的歡喜窟，比不上她主人四層樓洋房式的大公館，只好就近在灶屋裏棲身，權請灶君菩薩做一個證婚人。秋菊慌慌忙忙把福貴在稻柴邊一拋，福貴着實受了一個很大的驚嚇，平素他的母親說他是貴人，不免珍愛他過度，穿得過暖

，吃得過飽，這回果然因驚成病了。他病的時候，看見張後昌，總是放開喉嚨大聲啼哭，好像他不承認張後昌是他父親的一種表示，沒有多時，他果然決絕和高牌的父親完全脫離了關係，安安穩穩有他的路上去了。

馬女士失了她做貴人的愛子，自然心灰意懶的哭個不了，少不得把秋菊重重的一頓吊打，秋菊熬不住痛苦，但想卸罪別人，只好隨口的答道：「小少爺那天在門口頑着，恰巧賣冰的阿根送冰到這裏來，他拿一塊碎冰，硬塞在小少爺嘴裏，我待要阻攔他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那天晚上，小少爺便病了，我看小少爺病了，這事我便閉口不敢說，恐怕奶奶曉得了，還要罵我抱他到門口的不是呢！」馬女士聽了這番話，連聲喝到：「豈有此理，這該死的小畜生，也合該是他死期到了。」

明天早晨，阿根照例的送冰來，車夫阿三早已一把揪住他的頭髮，再賞他兩掌耳光，先將他禁閉在廁所裏，再請主人發落。後來得了主人的命令，阿三才動手行刑，可憐阿根渾身的皮肉開花，他自己還莫明其妙，不曉得自己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呢！馬女士眼看阿根打得半死，她心下還平不了原有的怒潮，還託他的老子，拿體育會長的大頭

街，寫給某官長一封信，說阿根是個怙惡的小點賊，現在特地送到官中，務請嚴重懲辦一下。待阿根到得堂上，早已昏迷不省人事，審判官因請辦的人很有來歷，便也不問什麼，模模糊糊，判了他一個月的徒刑。

一個月裏的監獄生活，阿根是飽嘗了鐵窗風味，思親的淚泉，毒打的鮮血，是他成日價惟一的大犧牲。最難堪的，他想起他瞎了眼的母親，失了兒子又靠了誰去過活呢？

刑期滿後，阿根斷了鼻樑，跪了右腳，慢慢的蹣跚回家去。在路上遇見了隔壁賣赤豆粥的吳阿林，阿根問起他的母親，吳阿林對他道：「一月前你失了蹤，你母親急得幾乎發了狂，整日夜的搥胸哭喊『阿根呀！你到那裏去了呀！你回來罷！』這種情形，真悽慘極了，幸而她平素還有三千文的積蓄，便貼給左鄰的王皮匠家做伙食。上禮拜你母親病了，病得十分利害，她那三千文的伙食還沒吃盡，人家叫王皮匠出錢來配藥，就你母親的一條性命要緊，怎奈王皮匠支吾着不肯拿出來，現在你母親嚶語喃喃，茶飯不進，這筆錢少不得上了王皮匠的荷包啦！你母親昨晚的病勢非常沉重，聽說是抑鬱傷肝，非同小可哩！」阿根聽了

索索的抖着，頓時把自己的肝腸都急得擾亂了。

他呆呆的想提起腳來飛快的跑去，只怨自己忽又變了成這個蹣跚，沒有方想，只好慢慢的一步一步踱了回去，把門一推，只見母親直挺挺的躺在門板上，兩隻眼睛，張得又圓又大，頰上隱隱的還辨得出是淚痕，可憐他的口眼，一齊都不肯閉緊，阿根瞧這慘狀，不禁放聲大哭一聲，親愛的母親，他回頭過來，又一眼見他那裝冷剩下來蒲包，還几自的堆着，他再用手摸一摸他母親的枯黃的臉，也早已冷得像冰一樣了。

脫 軌

斐 然

馬大走到貨房裏，仍舊把三百多斤的棉包，布棚，及各樣粗重的箱子，一個一個背在他的身上；隨着夥伴們一步一步地拖到車上去。因為他的年紀已經老了，他屈着軀幹，緩緩地運用着他疲憊的兩腿，工作終不如其他夥伴來得爽快。今天他似乎受了特別的刺激，他的情緒，和每天大不相同，豆大的汗珠，滴在腳面上，好像哭述着他一生痛苦的遭遇！貨包壓在身上，低着頭暗暗禱告：「我一生沒有做過不合理的事，天哪！叫他考上吧！這種活計，再過幾

年，一定做不動了，一家人便得空着肚皮，李段長既然收了我們的運動費，一定能量力援助？天哪！好歹使他考取吧。」

十一點下工，馬大恨不得一步遇到家裏，問問書義考的結果，他心情的緊張，可以說爲他從來所未有，沸騰的熱血，推動了他的兩腳，加速度的跑着，等那漆黑的窖洞的和他視線接觸的時候，他的心情，立刻有極大的變化，沸騰的熱血不但冰冷下來：兩腿木板似的，再也擺不動了。他想：「假若書義此次考不上，那時可怎麼辦呢？他屢爛着兩眼的母親，一定要哭瞎了，他的姐姐對她出賣身價的二十元運動費，該怎樣痛心？」他想到這裏，就好像聽見他老妻長女及書義未婚童養媳的哭聲。最後他鼓起勇氣走進窖洞裏。

『爹爹！書義考上了！廠長說明天即可進廠做學徒。』

書義的姐姐，一種快活聲浪，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把馬大緊張而帶着恐怖的心情，舒展開來，像西湖水面那樣平靜。當時眼前和腦中，均覺着異常地清亮，和舒適。這時轉過馬大的老妻，面上的皮紋笑得更深了，揉一揉糜爛的笑眼說：「照書義的福氣說，他那能考不上呢！我說那孩子

非同平凡，人家多說我迷信。』這時書義也把考試的經過，指手劃腳的說了一遍，即笑在心裏的童養媳，也有些異常的表情。

在書義初生時，樹上落了幾隻鵲，唧唧喳喳的叫着，這在馬大和他的妻，都認爲這是吉兆。斷定他的福分一定不小，後又找過瞎子算一算命，也道後來能得個一官半職的。所以馬大夫婦，把書義愛如珍寶，省吃節用，送他到扶輪小學去讀書。在高小畢業，已覺氣盡力斷了，再要升學，恐怕是難乎尤難了。消息是林四叔傳來的，西廠招練習生，叫書義去投考，林四叔和李段長，略有談職，他並願負責先給運動一下，決定求李段長，向廠裏說情，一向是這樣「凡有地位的人，給沒地位人辦事，總待得些好處的。所以只得把書義姐姐出聘的二十元彩禮，做了這筆運動費，並且還是林四叔交給李段長的。』

時間，匆匆飛去，書義學習期滿後，分派到一個機車上去生火，這種消息傳來，馬大的心情自然要被激動一下。他想起每天蠕動在車站上，整天累得頭暈眼花，才得三五角的工資，生火並不十分受累，起碼每月可得三四十元的報酬，全家的生活，必較前優越；再進一步想：憑書義

那孩子的福分升到開車，是很易的事，收入更要多了，到那時給書義完了婚事，無庸我再工作了，他想到這裏，不禁微笑起來。迷倍十足的書義的母親，無處發洩她的高興，連忙擺上香案跪在地下禱告，現在全家人的思想，都集中在書義的身上了。

書義在車頭上，對開車的方法，非常注意，司機老吳性質乖的有點出奇，整天聽不見他嘴裏的響聲，每天要在車上睡幾點鐘，這倒給書義練習開車的好機會。

是一個沉寂的夜中，密雲遍佈了天空，暴風擊着車身，做着驚人的怪響，西去的列車，是由書義代理司機，老吳却沉沉睡去，一列長蛇躍武揚威由西而東，長驅直進，睜着眼睛吼着怒氣，自倍牠一往無阻。沒料到一聲巨響接着便是一個不可形容的複雜，震動，列車出軌了，馬書義血肉模糊的睡在長蛇脚下。

✓ 鐵路勞工問題研究（續） 金榮花

戊 平綏鐵路總工會

本路工會，正式成立，在於民國十四年，而醞釀組織，為時極早，民國十年，即具工會之形態，不過當時處於北洋軍閥壓迫之下，不敢公開，於是變更名目，成立一鐵

路機務研究所，代行工會職權，及至十四年，北京臨時執政府成立，孫總理北上商確國政，因此北京特別市黨部公開，同時各人民團體均組織起來了。本路工會，遂於時正式成立。惟因公開之始，份子複雜，遂致意見紛歧，糾紛疊起，殆至十五年，愈鬧愈僵，而軍閥壓迫日益加甚，遂行停止活動了。民國十七年，革命軍克復平津，北方底定後，本路工會，於是分段受各當地地方黨部之領導，重新成立工會，嗣後又由中央命令改歸河北省黨部指導，由各段工會推舉代表，組織平綏鐵路工會聯合辦事處，繼由中央民訓會派員組織平綏鐵路工會整理委員會。十八年八月又將整委會撤銷，改歸北平市黨部派員整理該路工會。詎料整委會不允移交，以致引起南口械鬥風潮，結果仍由工整會領導該路工人運動。是月，該路特別黨部亦開始工作，派員調查全路各工會實際情形，俾便從事整理，歷時一月有餘，全路調查完畢，於是根據調查結果，成立平綏鐵路工會和平統一會，負責辦理會務，嗣後大家都覺得統一會名稱殊欠妥當，遂於是年十二月改為平綏鐵路工會聯合委員會，照舊進行工作。翌年五月，適遇華北政變，環境惡劣，工會停止活動，黨部亦暫時停頓，迨至二十年

三月，華北局勢大變後，中央派員繼續籌備該路特別黨部，同時該路特別黨部派員負責指導工會，積極改正過去組織之缺點，從新整頓。四月八日全路各段分選代表，請求組織工會，遵照中央規定組織程序，成立平綏鐵路工會籌備委員會，舉行會員總登記，劃分全路為九事務所，至八月十五左右，均經先後組織成立，遂擇定十月一日由全路工人選舉理監事，全路工會，於是正式成立矣。各事務所地點暨會員人數，列表如下。

第一分事務所	西直門	九一二
第二分事務所	南口	一，五五三
第三分事務所	康莊	六九六
第四分事務所	張家口	一，四一四
第五分事務所	大同	一，〇〇一
第六分事務所	豐鎮	二九三
第七分事務所	平地泉	六七三
第八分事務所	綏遠	八六五
第九分事務所	包頭	六三九

被祖國忘掉的人

蝶微

七月裏的紅溪河畔是健康的，愉快的。河水呈着碧油油的顏色，很倘佯地從東山裏流下來，它帶下來的是漫羣詩：吱吱嘎嘎木簾上的打招聲，合著粗壯而快樂的把頭（註一）們的歌聲：

蕎麥開花一片白

小麥（妹）熟了無人採

飽漢不知餓漢苦

哼哼唧唧又到秋

從下流江口頂上來的山板子（註），把滿袋的大豆和大片的豆餅載上去，又運出口外；這七月把全縣的人們都鼓舞得高興，歡躍！

這臨城的河沿，人們都不約而同的來這聚會，有大肚皮的商人；有力提千斤（！）的老簿袋（註）；有白臉的公子；有妖冶引人的妓女；有翻上浮下戲水的孩子；有……老王，佢懷著腰，蹀躞的脚步，乾橘皮似的臉綴著几根彎曲的黃鬍子，衣服還是往年那身藍布衣，束著帶子，向前一步步的蹣跚，實在有點乏了，揀個大樹蔭底下去坐，把香瓜筐，很小心地放下，拿下他的葷蓮頭（註）撮著

風。

這天老是個勁怪熱，狗伸了舌頭哈哈的淌著汗水；樹梢上一點風絲也沒有，河裏的人們更多，更活動起來了。

「才賣了兩個」老王把青葉蓋著的香瓜，很小心的打開了看了看，又收拾了一下，嘆了口氣。

「阿，你這瓜多少錢？」一塊兒乘涼的人問。

「廿吊」。

「廿吊？幾個？三個倆？」對方有意無意的搭訕着。

老頭把嘴一闊，掃了對面一眼，嘴不說心裏話，『貴人吃貴物，賤人吃豆腐』。

休息好了，拿起筐子，直奔人多的地方——說書場，

玩藝場去兜賣，當人家看得正起興，沒工夫來買，當要錢的時候，人們很慌張的跑到另外一熱鬧場去，沒工夫顧及這個小老頭，即使有人來問價，伸了伸舌頭走過去，小孩子可到有心買，跟在他媽後邊，扯著衣服在乾擾：

『買香瓜，要買香瓜』

『什麼瓜，他那是生的，不要！』媽說。

誰說是生的，不熟拿一個換倆。『老王不服氣。』熟：熟，媽，媽給買。

『老頭你別老跟着，去吧不買——生熟都不買，買別的都沒錢，還買他，說罷，瞧孩子還不聽說拍拍地打了几下，小孩哭聲更高，可賽過大個的蚱蜢，呱呱地叫着。

老王撇了撇嘴，又去兜攬別人家去了。

轉了几圈，滿頭是汗，一個也沒賣出去，撿個蔭涼處，拿出那大尺布的手巾揩了揩汗。

又收拾瓜，瓜是好瓜，香噴噴的，要軟有軟的，要粹

有粹的，這『虎皮粹』，這『老來樂』那個不好？

『這並不是老王買瓜自賣自誇，真好麼！』老王心裏悶悶的，嘴裏不覺就咒罵起來。

『看我人老不中用了。』

然而，可是那個賣東西的女人也和我一樣不行，就說那頭等筍子什麼班也完了，啊，還有大商號一天也賣不出三五元……

他老人家，以他遲鈍的思想呆想起來：

從去年，不，前年，是的，前年，——其實是好久，在六七年海參威那口子不通之後，就不行了，小日本子就不要那些香瓜，西瓜的，只要的是黃豆，豆餅和高糧，竟要些實在的，聽老程家那學生說，把弄去那些東西，一過

江，就送到工廠裏去，經過大碾，大馬力（註）以後，就成豆油，火油的，再拿到這來賣，一本萬利！小日本竟用些不關緊要的洋火，紗布，小孩玩的東西，來換我們老莊隊人（註）的東西，你瞧吧，那山板子那年不運出千八百担，可倒好，那几年日本作興時，真個把市面給弄活泛不少，官帖倒了台，金票（註）却吃了香，那家那年不匯山東家千八的，那家不把姑娘，媳婦給搭辦花枝似的，街面上日本人，韓國人的買賣鋪子，也隨著興起來！這一來更加方便了，有銀行，有當舖，有批發躉售的洋行……還有郵政局……真好啊，錢來的是真充！就比方韓國獨立修飛機場，一人一天八毛錢，有幾個日本鬼子從江西來，叫鄉人抗著紅桿子，走到這立一立，那樹一樹，他們管他叫什麼測量桿，尺的，我明白，先生們還說什麼侵略，侵佔，我不明白，我知給我一塊錢一天吃飽飯，吃飽飯！不錯沒改朝換代，日本沒進兵那年，吃飽飯是容易飽的，吊二瓊瑠一天混到黑，滿可以鬧個一倒兩飽的，雖然，受點氣，錢總是充裕的！

日他媽的！老子在早可以弄屯飽飯，喝一個醉倒，可是他媽現在呢！現在呢咱不但家裏沒飯吃，就連我這個瓜都

賣不出去！到現在我還餓著肚子！誰買，我要吃飯……『老王愈想愈腦，不覺的混罵起來，指手劃腳，嘴裏吐著白沫子，眼睛瞪得溜圓，看不著什麼，慢慢又平復了：

就在剛事變那年吧，日本鬼子橫著膀子滿街跑，抓到可疑的人，前推後擁進了公署，判了罪，拉出殼頭，活埋！再不叫縣長代領著清鄉圓，日本兵在後邊督隊下鄉上東山裏剿匪，打義勇軍的，聽說到山裏，日本也說不上那來的那些砲彈和炸彈，一排一排地推，推呀推的，大樹倒了多少，山也給禿了，然而、義勇軍還沒被他們打下多少，可是老見到一車一車向城裏裝死屍，當晚上偷著向領事館裏運，紅帽子（註）繼續不斷地從江南來，進山剿匪，勦了三四年，離街五十里地的東興鎮還在義勇軍手裏……可是輝春街裏的空房子全叫日本兵給佔了，街面的錢也不流通，流通的是滿洲國的紙票子；

『像陰曹地府用的票子！』他一想到滿洲國的票子，就吐著唾沫罵。

金票也不值錢了，日兵的錢也不那麼多了，可是對我們很和氣，比我們中國兵還客氣，可是殺人哪，殺人真不開眼，但只要你是安善的老百姓他對你很客氣，有韓國那

王八旦欺服中國人，日本還帮著說老高麗，

現在你敢！敢說一句，他自己會揍你，或把你弄個罪

名送入「衙門裏去」，天呀，衙門裏怎麼那麼好去，我忍著氣，我也不進去，九死一生呀，我就恨日本兵，老高麗，漢奸；我喜歡義勇軍，日本商人……

正在想得熱鬧時節，有六七個孩子在抓蝴蝶嘴不住的叨著：

馬連馬連朵朵，蝴蝶蝴蝶落落。

把他的思潮給移到另外一條路上去：

『唉，真前浪推後浪，我那幫玩皮小朋友，現在都不在此地了，有的去日本東京，有的在城裏跑街，多一半上東山裏投奔王林去了，死活都不知道，……自言自語著

，一個幻景出現在眼前：

那是四五年前事了。

就是這地方，也是這個時候，日頭也夠勁，河裏的人真夠多，在柳木上洗衣服，釣魚的，河內浮水，抓魚的漂上沉下把平靜的河水給動出許多大的小的浪花，成了大的小的波痕，向圓圓散去，日光照在上面五光十色的，我們的主人老王嘴裏含着旱煙袋，很安詳地看著這些「浪裏白

條」，心裏喚起兒童時代的舊影，一個一個的都幻滅了，臉上不時表現出來歡笑和悲哀，搖搖腦袋，摸摸鬍子。

正在這時，旁邊突然襲來一塊小石頭，和著中韓合璧的相罵聲，回頭一瞧是街西頭幾個孩子王小義，小三，金魁等。領著一幫中國孩子——不，當時我們自稱獨立兵（也叫嚮馬），同敵方韓國孩子開了火，因寡衆懸殊由水路直退到旱路又退入森林而到老王跟前，老王雖老，童心尚存，一時高興，就把嚮馬頭聚在一起，給他們個計策，立時就被採用了，反攻得勝！老頭一高興，就把剩下的瓜——不，一份虔誠可愛的心供獻給揚眉吐氣，天真活潑的小友們了。

這事永久記在心裏，而今老王更老了，孩子也都長成人，那年那幫孩子多半都投義勇軍去了，他老昏了他不明白義勇軍有什麼用，他是「聽天由命」的，「誰坐皇帝，給誰納稅」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板上，但他對於義勇軍是有好感的，對於日本兵是恨入骨髓的，對於日本百姓是抱「一視同仁」的，他全憑了感情的，直覺的，主觀的去下判斷，不問怎回事。對他本身好就行。——他能感覺到皮毛的一部分，體驗不到骨子裏。

老王正在出神的當兒，有人來買瓜。

「這個多少錢一個？」半通不通中國話。

『嘛，嘛』老王如夢方醒『買，買瓜？……卅錢一個……卅錢』一半作手勢，一半回答着。

『卅錢一個？』那朝鮮人說著蹲下來聞，捏一捏。

『正經八道吧，別扯大淡呀！』另一個正顏厲色說，有股氣逼人。

老王向來膽就小，又加這『長洋』的韓國人進來更有些可怕，于是不得不換個笑臉，更小心的對付這兩位橫客。

『這個好吃嗎？五吊錢賣吧，呵？』說著用手劃了個印，把瓜挖開了，咬了一口又拋在盤內，『不好，不甜哪，這一個換換吧。』說著又拿起一個來，照樣給作了，那一個也學乖。

這下子老王可紅了臉：『什麼幹活計，中國人韓國人一個汗裏計（註），別壞吧！』

兩個異邦人互相瞅了瞅，就把兇糾糾的眼光轉向這弱者頭上來：『錢的給，老爺的錢普普依索（註）吃瓜錢給，橫，橫幹什麼？！』

『那你就給兩個瓜錢！一元錢；別的壞了我認倒霉！』

『什麼？！瓜錢要一元錢！棒子奉送吧！』

『你敢！你敢！衝門裏去……』

一隻手打在眼上，緊跟著拳頭腳，鼻子出血，老頭軟縮在地下。耳朵更聽不到那倆嘴裏說的些什麼。至于瓜筐呢，早已不知去向，後經人好說歹說拉開了。

打人的兩位奏了凱歌，耀武揚威的到另棵樹下去息涼，一邊吃著勝利品一香瓜一邊得意洋洋的在閑談。

這時，看老人的傷勢的人愈來愈多！人言人殊，互相贊望一下就得了。

這時來了位短鬚髮，足著木板鞋，穿著寬領大帶和服，表面恭維，心中毒辣的『滿洲國』的友邦人士，他已經在一個日本婦女的嘴裏聽到關這些不平之事，倘這事放在九一八之前，他能助韓人再打中國人的，因為韓國是他屬國，能直接聽他吩咐；這回事變啦，什麼事都是新的叫人注意些，何況他們的軍人又標出『友邦人士』，『日滿同文同種』……于是這位富有『武士道』的精神的人前來扶弱濟貧，一時氣滿在胸膛，又看了那兩悠闲自得，目空一切的樣子，走在樹下伸過手去，就打了一個，第二掌打到另個臉上。

日人走了，韓人走了，衆人散了。

老王又喜，又恨……有種種說不出的情緒在他那樣衰老的心上纏擾，他喜歡日人又恨日人，他喜歡韓人又恨韓人，這些矛盾在他心中紛亂，心口覺得熱，頭有些暈了，把頭向樹幹上一靠像沒骨頭的人依在樹根，誰也不知道，慢慢的叫黃昏黑夜吞了樹的影。

〔解註〕

把——放頭篤者。老莊稼人——種地的人。

金票——日本錢。紅帽子——日本兵。

一個汗戛計——韓國語：通同一樣。

哀孤——呼痛的聲音。

老毛子——俄國人。山板子——帆船。

老篤袋——工人。葦蓮頭——大草帽。

大馬神力——機器。

捉臭蟲

究 生

哎喲：被臭蟲咬醒了我的甜睡？一身都在發癢：

手向上用力的一伸，腳向下一踢，那蓋着我整個靈魂的被單，被棄在一旁了，暴露出那一陣陣黑而且大的臭蟲

；心中是如何的在懷恨！

「這一類討厭的東西：多麼的可恨；我們吃着自己血肉換來的日食，住着這一個好比輪船上的統艙似的房間，終日呼吸不到一些新空氣，那一些都不必說，窮人是講不了那許多的。只要照現在這樣的生活着，也就只有慢慢地期待，養着我一點沸騰的熱血，灌輸在我周身的血管裏，來支持我日常底工作，希望我不要在這樣的時代裏，去餓死在一個僻野的荒地，這就算是我底前途，還沒有被潮水淹沒。今日的工作更忙，做了五小時的晚工，弄到人家已經睡過了一覺的時候——十二點——，才得到享受這一點之幸福；你倒很靈敏，富人們的房子裏，板壁上敷得連你進去的小洞都沒有，你沒有本領，去超過他防禦你的方法，去吸一頓他們嬌嫩肥胖的血肉，享受，享受，只知道向我們這勞苦的羣衆進攻，乘着我們的甜睡，來顯施你底技能，大量吸收我底熱血！你自己以為這是多麼好的機會，多麼寫意呀！」

「哼！我們不過是在睡中，睡覺能不醒嗎？」

逃！你可逃得了這有電光的房間裏嗎？況且我這幾十年長成的五爪金龍，會輕易地放過你嗎？

「依靠」，依靠是你底辦法嗎？有你一時的享受，促成你終身的破滅！

別人的血，供給你底享受，好不明白你底命運！

做！做！做！

唉！手指上——手指沾染了鮮紅的血，室內散滿了腥

臭——拿紙揩去鮮紅的血，借風吹過難聞的臭！

勞動過度的身體，感覺到異常的疲勞！掙扎已久的眼睛，上下不住的接吻！身體隨着倒下，順手拉到旁邊的被單，又整個蓋住我的身體，一切的一切，在享受溫暖的培養！期待着未來的命運！

馬路的一角

鄭仲生

『一鍋板一碗的稀飯，還有菜，……快……快啊！……』

在S飲冰室的小街口，坐在地上底一個老頭兒，流着滿面的汗；半喘半息的喊着。

忽遠遠地走來一個黑色車夫，——拖着一輛笨重的空車，他滿面都帶着烏泥色，兩隻似失神的眼光，目不轉睛底凝視着那一副稀飯的担兒，探視着那一夥喫稀飯的苦力者們。比囚徒還長似的亂髮，那倒是鴉兒們的老巢。一件

破得像紙屑般的背心，背上還隱現着什麼『甲等京……號』一條灰黑色的短褲，更是髒穢得不像樣。兩隻古銅色的腳，還滿沾上了烏泥，說他是古銅色的腳；不，已成了烏泥腳了。

『連車租還不夠呢？還是吃稀飯……吃……底』——他自己摸一摸袋兒，自言自語底這樣講。他再看看那吃稀飯的朋友們，自己的饑涎，已流得有三尺長了！

他失神了，他丟下車子，將他自己疲憊的身體移向車上……不禁仰天長吁低頭自想。

對面S飲冰室裏，走進一批公子，少爺，和姨太太，或蜜斯X蜜斯特Y——『飲冰』納涼……她們是吃飽了飯，沒有事做感覺到熱了，所以來乘涼來談天。

無線電收音機在播放着桃花江，小桃紅……底美曲，電風扇在搨着吃得高興的飲冰者。

電影院裏的發電機，『砰砰』的聲音，也在那裏片刻不斷的響着。當然！『電影院』——更是她們一般少爺公子姨太太們的遊藝場。

『後樓八角，正廳九角……』在燈光照耀着如白晝的明

顯。門口汽車，摩托車，……像虎一般的怒吼。黃包車像

蝴蝶似的在人叢中蠕動，在影戲院門口停下車的公子，小姐，一向裏邊直進。

這都是她們消夏的妙法。

當她們吃得最高興談得快樂底時候，她們決不會想到一個赤貧的車夫，拉了一天的車子連「車租費」都還不夠？雖然那兒肚子餓得將死的時候，而連「一個」銅板一碗的稀飯還吃不到嘴？他不但餓得要死；而且他心還要設法交租。

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是爲這種情形寫照嗎？

河北民歌（續）

平 夫

40 正月裏鑼鼓敲，忽聽大街好熱鬧，想起我的賢妻歸陰槽；二月裏龍抬頭，想起賢妻發憂愁。

41 莊稼漢，三把半，莊稼婆，三把多！

42 莊稼洗臉，鼻涕當鹹；莊稼梳頭，吐沫當油。

43 早起梳頭光溜溜，晚上梳頭鬼來蹤。

44 頭伏餃子二伏麵，三伏烙餅炒鷄蛋。

45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抬頭看

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遍地犂牛走。

46 立了秋，把扇丟，立了夏，把扇架。

47 桃花開，杏花缺，梨花趕着叫姐姐。

48 牆上一朵花，叫你去摘他，妹妹夠不着，哥哥抱一抱
49 麻野雀，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把娘丟在山溝裏，媳婦坐在炕頭上；老娘要吃乾燒餅，那有現錢填窟窿；媳婦要吃甜水梨，找到東街到西街，坐在門坎削了皮，莫叫梨胡卡着你。

50 不怪爹來不怪娘，只怪媒人尻嘴長，穿我媒鞋登墓堂，吃我媒烟害嗓子，吃我媒飯害口瘡，枕我媒枕害耳癢。

51 小棗樹，彎彎枝，上頭爬着個小白蛇，想吃桃，桃有毛，想吃杏，杏又酸，花紅果子麵淡淡。

52 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的麥子正當時。
往南，大水冲船，雲彩往北，一陣漆黑。

53 雲彩往東，一陣大黑，雲彩往西，細雨澆濕衣，雲彩

54 冬天不冷，不成年景，夏天不熱，不成世界。
55 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

56 不怕初一十五下，就怕初二十六陰。（未完）

職工教育消息

一、京滬滬杭甬兩路職工學校校長調動 京滬滬杭甬兩路各職工學校校長多有調動，計調南京校長喬杏園爲常州校長，常州校長蔣大容調爲閘口校長，閘口校長徐守白調爲吳淞校長，吳淞校長張榮春調爲南京校長云。

二、委派北寧路各職工學校校長 北寧鐵路職工學校向由該路路局辦理現奉令由本會接收辦理，關於各校校長業經委定，計委張欽毅爲北平職工學校校長，趙雄武爲豐台校長，熊東皋爲天津第一校校長，任重爲天津第二校校長，宋寶君爲塘沽校長，張藝林爲唐山校長，李光月爲古冶校長，又委關楚林爲平綏路南口校長，林爲榕爲張家口校長云。

三、道清路新鄉職校改組 道清路新鄉職工學校近經派員

視察認爲辦理不善，暫行停辦靜候改組云。

四、本會於暑假期內，對各路職工學校，力加整頓，已將各校經費班次，擬定具體方案，通令各校，遵照辦理。

五、平漢路保定職工識字學校第四班，有學工五十四名，於本年一月八日開課，迨至六月二十四日，即舉行畢業考

試。是由該校函請各關係方面首領，蒞場監試，極其嚴密。該校因平日辦理認真，學工不敢隨意曠課。故此次畢業成績，較以前各班爲多，計有三十人。經該路職工教育委員會將成績試卷審核後，特於七月八日，開會展覽。又該校校長錢耕畲，將自願存儲之薪津九千元，及郵局利息七角六分，全數作爲獎金與獎品，分發各學工。是日天氣極熱，而該路保定本站之各首領代表，及畢業舊同學，均經參加，頗稱熱鬧。下期之第五班，除此次第四班留級之外，學生二十四名外，尚有該站三公里內不識字之職工七名，及六月三日舉行識字測驗不及格之四名，又缺席未經測驗者六名，共四十一人，編爲一班。現已於七月九日起開學。每晚兩課，因天氣太熱，每課暫定教授二十分鐘。文具與書籍未發以前，先用油印之紙片替代。數日以來，該班學工，頗能用心向學云。

六、本會訓令（令各路職工學校）爲令尊事。查本會所屬各路職工學校，自成立以來，辦理成績，多無統計，殊不足以資參考，而謀改進。本會擬將各校成立以來工作概況，編印「三年來之鐵路職工教育」，俾資鏡考。茲擬定工作概況報告大綱，隨令附發，除分行外，合函令仰該校遵照，

於文到一月內，將該項工作概況，詳實編造，齊呈來會，
以憑彙編，為要，此令！

委員長鄧飛黃

附工作概況大綱一份

各職工學校成立以來工作概況

(一) 學校概況

1. 學校成立經過

2. 校舍

3. 經費(過去增減及分配情形)

4. 學校組織系統(變更情形)

5. 職教員人數及略歷(敍明變更情形)

6. 學生人數(敍明增減情形)

7. 班次(敍明增減情形)

8. 其他

(二) 教務

1. 分班編制(敍明前後變動)

2. 各班科目及時數(敍明變動情形)

3. 課程表(敍明變動情形)

- 4. 教材(敍明採用及編輯教材情形)
- 5. 教學法(敍明前後採用教法情形)
- 6. 其他

(三) 訓育

- 1. 標準
- 2. 原則

- 3. 方法(訓育法有何變動)

- 4. 其他

(四) 課外作業

- 1. 學生自治方面

- (甲) 自治會成立經過

- (乙)

- 2. 學術方面

- (甲) 各種研究會組織經過及現狀

- (乙)

- (丙)

- 3. 運動方面

- (甲) 球類

- (乙) 田徑類

(丙) 國術	(甲) 識字班
(丁) ...	(乙) 公民班——補習班
(丙) 技術班	(丁) ...
(丙) ...	(六) 對於職教感受之困難及改進意見
5. 合作方面	1. 校務方面
(甲) 合作社之組織	2. 教務方面
(乙) ...	3. 訓育方面
6. 衛生方面	4. 其他
(甲) ...	(七) 統計表冊
(乙) ...	1. 畢業班次人數統計表
(五) 現有人數及畢業人數	2. 畢業職工成績比較表
1. 現有各班人數	3. 畢業職工工資比較表
(甲) 識字班	4. 畢業職工年齡比較表
(乙) 公民班	5. 畢業職工籍貫比較表
(丙) 技術班	6. 畢業職工服務處所比較表
(丁) 其他	7. 各班職工教育程度比較表
2. 歷屆畢業人數	8. 各班職工工資比較表
9. 各班職工年齡比較表	

補習班

10 各班職工籍貫比較表

11 每週技課人數比較表

12 每期學生增減比較表

13 每期各種成績比較表

14

15

(八) 結論

說明

1. 本會現擬印行三年來之鐵路職工教育甚望各學校編製工作報告時注意於學校開辦以來各種事務之史的敍述，逐段逐節，條列分明，俾閱者易得明了之印象。

2. 本工作概況之頒發，為各學校編製報告時之參攷，故所列條目，儘可按照各該校之特殊情形，自由取捨，隨意變更。

3. 編製工作報告務須注重實際，勿尚浮誇

啓事

本刊為充實內容及增加閱者興趣起見，現擬多刊載與職工生活有關之文字，如職工生活之調查，職工教育之研究，職工衛生之改進，及一切職工問題之探討等文字，俱所歡迎，甚望投稿諸君，本此原則，努力撰述，以光篇幅，不勝感盼！此啓

編審股

地址	鐵路職工半月刊		
報費	每半月一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
三	三	角五	角
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出版		

中國經濟研究中卷第二期八目要

中國商業經濟的特質及其與帝國主義的關聯	彭瑞夫
復興農村之金融問題	顧高揚
爲錢幣革命問題答周毓英先生	張志澄
我國典當業之研究	張一凡
我國施行遺產稅問題之討論	陳泰史
美國平價減低之意義及影響	羅迪良
裁員減政與最近法國財政經濟之危機	姚堅甫
日本經濟恐慌的新階段	廖璧光
貨幣價值變動之意義影響及對策	邁先垣
重農學派經濟思想解說	郭大貽
沒落中的廣東華僑經濟	楊貽書
蘇維埃聯邦之鐵道概觀	黃大中譯
中國田賦之一考察	劉剛譯
國內經濟情報及統計(六月份)	
經濟資料	
廣西工商業近況一瞥	
河北省一個農村經濟的調查	
老	
遠	
拱	
張一凡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號四零六口街泰保路山中京南
編主會究研濟經國中
號八四二路平太京南
處銷代總局書代現

角二洋大售零冊每 角一元一年半 元二年全定預誌本